

王中文 著

方腊反

水浒别传

古今圖書集成

方
腊
反

宋 司馬光

方 腊 反

(上)

王中文 著

*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 5/8印张 4插页 242,000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8,500册

统一书号: 10457·12 定价: 2.05元

水浒别传（引首部）

方腊反

· 下 ·

王中文 著



序 言

李 景 峰

《水浒别传》并不是《水浒传》的续貂之作。顾名思义，它是幻托《水浒》，别开一传。比之于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补》与《西游记》，是春兰秋菊，各有一时，魏紫姚黄，别占风流；王中文吐纳风云，也是在写他心中的故事，一抒胸中之块垒。

《水浒》写起义到招安；《别传》写招安到起义。宋江受招安后的梁山后代再起义和浙江的方腊反，规模宏大，声震寰宇；宋、辽、金三国鼎立，龙争虎斗，中原逐鹿。王中文挥笔如游龙，缀锦成华章，洋洋洒洒二百五十余万言，所写宋江、方腊及宋、辽、金三国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众多人物的故事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北宋末年、南宋初年宋、辽、金广阔的历史画面。

《水浒别传》凡五部、二百五十余万言。其顺序是：引首部《方腊反》、正部一《忠义梦》、正部二《将军舞》、正部三《英雄泪》、结子部《少水浒》。五部书能拆能合，拆则各独立，合则五为一体。

引首部《方腊反》为全书之冠，主写方腊起义，间以梁山好汉受招安之后同方腊义军的秘密往来。

北宋末年，统治阶级骄奢淫逸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徽宗赵佶自持私智小慧，怠弃国政，更宠信佞巧害民的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四大奸臣，害却和疏远治世的贤臣；修万岁山，

造延福宫，溺信道教而畅游幸，为一夫之所好竟穷糜天下；“花石纲”一役，更使东南百姓倍受斧钺鼎镬之苦，于是浙江的方腊揭竿草泽而使天下震动。方腊义举，如百流汇川，旬月之间，影从而响应者数以百万计。他们自立年号，建立政权，以推翻皇朝为目标，斩雄关，夺险隘，虎啸龙吟，势如破竹，数月之间便攻占了东南六州五十二县。《方腊反》即艺术地描写了这次起义的准备、爆发、征战和惨败的全过程。书中既有莺声燕语、桑间人世的描写，又有虎跳龙惊的战阵厮杀。诛蔡遵、谋颜坦，阵斩东南大将郭适中等数十员，堪称千合勇战，鬼泣神惊；下青溪、战息坑、攻歙州、取睦州、破杭州、困秀州、守帮源，真是战尘蔽日、旗枪如海、浪推潮涌，虎跃龙腾。作品以酣畅的笔墨塑造了圣公方腊、军师汪公老佛，以及战将方熊、杨八、方七佛、童古兄、童古弟、方百花等众多英雄好汉的形象。他们虽然经历不同，性格各异，但都大智大勇，忠义两全，气壮山河，英名不朽。作者推重方腊有始有终，为万世虎视之表，高于宋江起义，因而将《方腊反》列为《别传》之首，号“引首部”。

方腊既灭，赵佶又佳兵勤远，约金攻辽。斯时也，辽“崇信奸回，自桀国本，群下离心”，因而“金兵一集，内难先作，废立之谋，叛亡之迹，相继蜂起。”宋、金一旦来攻，耶律延禧即成亡国之君。然而，赵宋王朝却不知螳螂扑蝉，黄雀在后。金国开边奠基，武功赫赫，旷世罕匹，既灭辽国，又觊觎中原，长驱直入而使北宋灭亡，徽钦就虏。赵佶只落得个喜兵肇祸，国破身辱，徒惹国人悲，徒为天下笑。写忠义，写兴亡，《水浒别传》即以主要的笔墨写北中国的这一段历史。

“正部一”写宋江受招安后即生征辽之恩。他不知世路艰

险，不知权奸为敌，做着施忠仗义之梦，故名之谓《忠义梦》。《忠义梦》写征辽宣抚使童贯驻蹕檀渊城，欲假梁山军之手，灭太行山高齐十万义军，以收渔人之利。倒是宋公明施忠仗义，与太行山高齐义军修好，除奸细，惩叛逆，备粮草，整军伍，致使后方巩固，前方无虞，尔后亲率二十万貔貅劲旅为王前驱，只打得十一万辽兵落水，一驾亲王逃命。他们取莫州、下瀛州、复蓟州，轻进涿州城，饮马长城窟，建立起赫赫不朽之战功！

正部二《将军舞》，为宋江征辽的第二部。这部书里，作家的笔触深入辽皇宫廷。宋、金来攻，辽国之“内难先作，废立之谋，叛亡之迹”尽书笔端，宋辽交兵也已达到高潮。宋江等百八人麾师二十万众，几经鏖战，复涿州、夺顺州、下檀州、取妫州、克幽州，真是中原逐鹿，千军勇跃，万马奔腾。至此，失地燕云十六州已复过半，于是，大胜之后，宋公明歇马幽州城，举杯丹凤宫，酒到酣处，梁山将把剑起舞，以展百八人鲲鹏再举之志。

正部三《英雄泪》，写征辽、战金之后宋江百八人的归宿。梁山泊大军先征辽，后战金，转战数十载，每攻必克，每战必胜，扶乾坤，卫社稷，功高皇天，德被后土。然而，朝廷掣肘，权奸加害，英雄们既受招安，便是重入牢笼。斯时也，梁山好汉如蛟龙离水，虎落平川，进退维谷，左右两难；忠义之梦既醒，一百八人共做哄声一哭，流下了英雄泪，裂胆摧肝，情实可悲，情实可悯。

《少水浒》为《水浒别传》的结子书。此时，宋公明一百八人多做泉下白骨；尚有少数在世者，心思旧业，重树起义大旗。王定六即以梁山之部一小后生，招方腊旧将、高齐部属，合宋公明所遗之部，聚七十二位首领，暗合一百零八

将地煞之数，号为霹雳大王，登高一呼，使山东人民揭竿而起，拥众十万，抗金反宋。他们聚英太平山，屯侠赤龙岗，起义震雷泽，血战梁山泊，直使鲁地震动，金人败北，诚乃叱咤风云，可歌可泣。至此，《水浒别传》五部戛然而止，亦暗合农民起义有始有终、开花结子之意，故名之曰《少水浒》为“结子部”。

《别传》写史，力图真实，有别于一般稗史演义。就《方腊反》而论，其创作以史实为主，传说为次，演义为辅。《水浒传》及一些稗史演义，把征方腊记在宋江等一百单八将的名下；明清以来，《涌金门武松独臂擒方腊》等全武行戏之相沿演出，历久不衰，其影响之深、超过了史学。迄今为止，民间仍然有人误将小说、戏文当正史，津津乐道“宋江受招安以后，就去打方腊”，给同是农民起义军的梁山好汉脸上抹黑。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可靠史料固然不多，但他们没有去打方腊，这一点却可以肯定；在史学界，方腊起义的史料固然同样不多，但起义的兴起和灭亡，大致上已经考定；征方腊者，是童贯而非宋江，擒方腊者，乃韩世忠而非武松鲁智深，迄已确凿无疑。

比之于文学艺术，历史往往显得苍白而无力。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能传之于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而不传之于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；宋江、吴用、杨志、武松能传之于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而不传之于《宋史》；唐玄宗、杨贵妃能传之于洪昉思的《长生殿传奇》而不传之于新旧两《唐书》，概文学艺术威力之大、影响之深显而易见矣。由此可以认为，征方腊这一桩被文学家颠倒了了的公案，单靠史学家的努力，似乎难以正视。而《别传》的作者，一方面研究历史，征之于史料，一方面远足帮源，实地踏察，搜集资料，作为创作的

依据和素材，一改历史上文学家的谬误，将征方腊的黑锅，从宋江等梁山好汉们身上卸下来，给真正征方腊的江、浙、荆、淮路宣抚使童贯等人背上，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；至于童贯所率征腊之将领，方腊所部之义众，多用真名；若战阵之酷烈，流血之无涯，亦皆按迹循踪，不待穿凿。故而，比起前人描写的方腊起义来，本书是一部真实反映方腊起义的历史小说。

关于宋江征辽，正史不载，仅见之于稗史小说。《水浒传》独写宋江征辽，不写童贯为征辽之首，未与史合。《别传》写征辽，有与正史合者，亦有与正史不合者。写童贯为征辽宣抚使，是与正史合；写童贯坐阵檀渊不动，并无征战之举，倒是宋江率梁山军二十万众征辽，则未与正史合。作家以宋江一百零八将之征战为贯穿线，旁及社会各阶层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，及宋、辽、金三国间之复杂关系。至于“结子部”水浒英雄再起义，亦见诸于《金史》等书，绝非作者所臆造；但所写其人其事，却多系故事新编，于史无证。

历史小说，当顾及史实和背景，不应无视史实南辕而北辙，胡编而乱造。但历史小说，归根结底是小说而非历史，要求历史小说人人有据、事之可考，是强迫文学从属于历史。笔者认为，《水浒别传》虽然不是、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，但一般说来却没有离开历史的真实；所叙述的故事，虽然未必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，却是历史上可能发生过的。因此，它不但具有令人感动的艺术真实，也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。

用章回体写《别传》，是作者的一次成功的尝试。一方面，它在形式上采用对仗工整、对偶和谐而切题的回目；在表现方法上，讲究情节紧张、曲折、生动，注意结构圆合，

故事有头有尾，脉络清晰；并采用白描手法，通过叩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具体行动、对话，来塑造众多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。另一方面，也取当代小说创作之长，运用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绚丽多彩的景物烘托。此外，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诗、词、歌、赋、十字锦、唱词等韵文，给作品锦上添花，一似如今的主题歌、画外唱，起到了烘托气氛，点染主题的作用。作品采用文白相间的语言，力求“文不甚深，言不甚俗”，写上层人物官场逢迎，之乎者也，一片斯文；写平民百姓，则村言俚语，一片天籁。有时洗练，明净如清水白沙；有时明快，菲薄如霜刃断枝；有时含蓄，绸缪如未雨之云；有时雄辩，回折如双峰对峙；有时悚栗，惊颤如履薄冰。

《别传》采用全景式的写法，以战争为贯穿线，力图把宋、辽、金三国的内政外交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囊括进去，气度恢宏，场事开阔，其正反两方面的人物群，亦很庞大。一方面是巍峨如山的官僚群，一方面是如海似涛的挖山人众。作品用列传式的手法写人，一百八人，人各一传，每人出来，便是一篇列传。“天下最难写者英雄，而各传则各英雄也”，其篇幅不拘长短，文字不论多少，有的人物酣墨淋漓，写到八万、十万字以上，有的人物惜墨如金，少到几百字、几十字，却无不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诸如方腊、方熊、杨八、方七佛、上官荣、汪公老佛、高齐、宋江、李逵、林冲、武松、史进、穆弘、李俊、吕方、肖让、王定六、阮小七、宋安国等等。他们敢上山打虎，敢下海擒龙，各个英雄武勇，足智多能，全忠仗义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可谓英风动山岳，高义薄云天，是真英雄、奇男子、伟丈夫。

“天下无无妇人之小说”，而《别传》更以写妇女形象而见长。作家锦心绣口，含情笔端，所写百余名妇女，各个娇

莺俊燕，只看其名，便可见群芳吐蕊，各展仙姿。她们是：方百花、邵仙英、万素霞、万素英、童瑞香、童娇秀、朱绛媛、刘才娘、高秀英、潘铃珑、潘金蕙、潘玉晶、金玉娘、孔平淑、耶律羞花、耶律答里泊、耶律飞、肖文妃、肖元妃、大元公主、蔡仙娥、杨玉英、刘银珠、李师师、十三姐、马兰花、卞勇、真氏三姐妹、徐月娥、顾无双、阮飞鲸、咸秀英、陆芳娘、敖金莺、何自贫、那明珠、戈四娘、陶三妹、石寒玉、乐龙华、陈丽卿、刘慧娘、蒲芦得珍、完颜霜鹰、徐青娘、伊夫人、蔡云娘、李薄荷、金盘云、谢小香、刘云若、遵说尼、火瑶娘等等。这些人出身不同，教养不同，经历不同，性格、形象和作为亦各不相同。她们或起恨水愁烟之思；或发翠减红销之叹；或作贞节烈妇，一命归阴；或作世外高人，古刹谈禅。然而更多的则是那些巾帼英雄、女中豪杰。她们有的勇冠三军，同男子一样贯甲操戈，作百合大战；有的才智过人，同男子一样参与军国大计；有的坚决反抗封建礼教，热烈追求婚姻幸福。这是明清以来一些演义、小说所望尘莫及的。

旧小说写战争，千篇一律地写双方对阵，只斗将，不斗兵，有“获千军，不如斩一将”之说；将领又是武艺决定一切。因此，两国交兵，只是两军将领打擂比武，谁武艺高强，胜了对方，谁就战争取胜，可谓“沙场一将落了马，阵后散了十万兵”，兵只是呐喊助威的观众。《水浒别传》则用全景式的写法表现战争，往往战线百里，雄兵百万，将军用智，士卒争先，大有浪推潮涌、虎啸龙吟之势；其虽亦写斗将，却更注重兵战。每写兵战，必写出兵力、兵势、兵威；其将领则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，而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。全书写大战数十场，小仗数百回，每战必出奇笔，千变

万化，直使读者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如处刀丛剑树之中，表现了作者描写战争的功力。

明清以来的平话、演义和说唱文学，关于唐、宋两朝征南、扫北的故事中，描写所谓番邦人物，大都是“青脸红发，巨口獠牙”。他们既无文韬，又没武略，一味地蛮打，阵阵失败。一个穆桂英就可以打败一国辽兵，一个烧火的丫头杨排风，用烧火棍就把大辽的元帅敲下马去，却不知为何宋国失地千里，皇帝被虏？番邦也有长得好的，那就是女将了。不知为何北国的俊女子却生不出一个好看的男孩子？王中文力避这些艺术上的荒唐之笔，把辽、金写成和宋国一样的堂堂正国。他们拓疆千里，称为“大辽”、“大金”，是当时的一流强国。他们也有出类拔萃的英雄，不论他们是胜是败，都写出他们的机智、勇武，绝不在宋人以下，并且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都作出了贡献。

旧小说写奇侠义士或干国英雄老死之后，必有一个儿子或孙子接班。他们也长了老子一样的黑脸或白脸，也骑他老子那样的黑马或白马，也使他老子那样的开山斧或小银枪。

《响马传》中的罗家，五代之后还是唇红齿白、素马长枪的无敌大将军，代代一样，俗不可耐。《少水浒》舍此俗套，虽也写了一群梁山将的后代，却绝不再现他老子的真身，而各具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。即着墨不多者，也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完全是一代新人了。

《水浒别传》在艺术手法和语言文字上也难免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。举其要而言之，对个别反派人物的描写上有脸谱化的痕迹；有些官场人物露骨的经营舞弊、插科打诨，往往显得浅薄，与其身份、教养不符；至于一些喽罗、帮闲，其行有过于露丑、其言有过于鄙俗之处，与全书的语言、风格

也不甚谐调。频繁的战爭描写，确也难以出新，借助于动词、形容词，以及韵文形式极尽形容、描写之能事，难免有堆砌词藻之嫌。这些虽属微疵，亦当在今后的创作中力避之。

笔者与作者有文字之交七年，曾在其稿本上落过点墨，并为其刊行本写过《前言》《小序》之类。现应作者及出版社之约，重新堆砌如上文字，权作“序言”，以塞其责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自序

《水浒别传》始作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。当时，身攬文学创作之嫌隙，归治田亩，动辄有人监管，即乡间十里内往还，皆须向生产队长请假，方得出也。

每日劳动，大多赶双黑牛拉木犁一具，烈烈炎日下，犁铧翻土，隆隆有声，垄背上时有小绿草如细线，晨露如泪珠点转草叶上；远望青山，隐隐如画，仰观白云，絮絮似梦；此时，欲成一长篇著作之欲感，时冲心头，“只有如此，可慰吾心，可宽吾志，又不负浅淡所学”。

于是命笔《水浒别传》矣！

《水浒》乃家喻户晓之书，从误走妖魔到征方腊，时闻人津津乐道于柳荫下、篷窗内、长途上……如此盛行，何言再写？曰：“余写别传，非为续书；十载红尘，乐此不疲者，只为水浒英雄命运所感激；又凡此惊天动地高艺之辈，耐庵未能尽抒其志，余今另写英雄龙虎之争，自书胸臆，非干耐庵大师也。”譬之如《金瓶梅》，以日常生活之事而出之，干连《水浒》，又非续《水浒》；余之别传亦然，自是桃芳李菲，一岁一度，春霖漠漠，各被滋生也。”

《水浒别传》将方腊起义事列为书首，俱是按史绳迹，匡正前人背却史实而造艺术之宫也。书之结子为水浒英雄再起义事，亦见之于《金史》，非余臆造也。起义之事代代有之，有压迫即有反抗，洪流之中，有人泗渡；雷霆之下，有人怒目，连及正部中高齐于太行山起义，共写三宗大起义，所写英雄皆有系象吼龙之威、食豹怖熊之胆，余之创意已昭然

矣！

昔日创作时，余在赤峰县城子乡桃菜园村，有经世七十年土房三间，脊塌如缺齿，檐垂似落云；院小如坑，阶磨似镜；干杏数株，多开花少结子；破门两扇，只迎风不拒人；在此屋中，夜半以后，妻孥游动以防抄家之暴客，仆我挥笔以写命世之英雄。一灯荧然，万籁俱寂；案头纸数叠，砚中墨几绺；天天如是，夜夜为此，劳作之余，再疲余之筋骨者即此也，而十更寒暑未易我之志。所写之稿，时写时移至十里外邻居戚党中匿藏，若情况紧时，余之岳父将稿置于房上青瓦下，至今雨痕黄稿上，余每见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

十年之中，九次抄家，多次捕押，背上之鞭痕，雨日生痛，梦中之恶死，逐年递惊。世上鲜有为文学创作而被绳捆二百四十四次者，言及亲友，酒后呜呜，奈苍天何？或时出村里，儿童嘻笑指余曰：“此反革命、坏份子也。”又岁岁乏粮，弯转活命，家人时呈菜色；食高粱不碾壳，牙齿染成黑紫，十八死而一生，亦幸矣！

畴日，稿出即念给妻孥听，反复修改，初成章序。每一回成稿前，先用口讲给父老听，一喜一怒，一哀一乐，皆淘洗已毕再到文字创作。有时自弹三弦而唱成韵书，人听梁山英雄又做此多大事，手舞之，足蹈之，喜笑之，哭泣之，感情流成一河，浪花飞腾，泡沫旋转，皆入余之创作感中矣！忙中偷闲，避入山区深谷，与二三山民，或坐于山石上，观小瀑如飞白练以解闷；或行于雪途中，跨驴吟诗；或袖揣春风，心贴暖日；或面带轻尘，意入浮云，皆我生活旧事、旧意也。而此情此意，又无不织入我书中也。

余幼时即喜战阵格斗，自以为世间若无战争，受苦万姓，哓哓待毙，可有释缚之日乎？敌人侵袭，可有驱除之策

乎？又以为男儿生世能挽纆绳，执金戈，抱令旗，闻鼙鼓，驰骋疆场以赌虎豹之威，其快愉，莫过于此。一个民族之强盛，若无梁山人之尚武风，萎萎靡靡，危乎险哉矣！余常向人曰：“愿我十亿同胞皆如林冲、扈三娘辈，可扶住泰山之倾，可挽住黄河之溢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，煌煌乎，焕焕乎，耀耀之，炳炳之，岂非大幸事也？”余读《红楼梦》时，年十三岁。人问我：“有何感？”余答曰：“文章之妙，如虎豹之变，其盛也欤？但我等若皆如林妹妹、宝哥哥，逐日玩花弄草、哭笑无常，走路无非怡红院，徘徊只在潇湘馆，其于国何？其于家何？兴会感叹之作，未若英雄按剑而起，万马荡淮阴，旌旗指汴京之梁山英雄也！”然则余亦未忘“约素横波，起恨水愁烟之思；风鬟雾鬓，有翠减红销之叹，为此《别传》中出场女性一百多人，又多于《红楼梦》，其命运也多如落花飞雨，寄家似梦，守夜如年。余凝思运笔，或写反抗，或写战斗，多是续史属文、擒虎攫龙之辈，设有娇莺俊燕若此，何下于男儿乎？其意愿又与《红楼梦》作者相旁午也。”

续书，接旧作之作也，如《水浒后传》、《结水浒传》（《荡寇志》）……非续书者，如《金瓶梅》，虽源于《水浒》，只用人物名称之托，实则另辟蹊径，谓之旁书也。或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晋言如此，何足道哉！或曰：“吾只愿赏断臂之维纳斯。”此亦见仁见智，不可强加于续书者也。续作妙媿与否，自有世人之口。但凡为作品，皆艺苑枝叶，生于圃径旁，各存生命，于艺术又何尤焉？即《水浒》一书，千续万续，无非聚巨流之众溪，各有一出处，清浊自许，浇灌之余，即无巨功，亦有小补也。余所创作《水浒别传》，唯望于中国文学能有小补，亦无憾也。读者或批或评，余皆视

为知己，如能直率陈言，则更幸甚焉。

小说之谓“通俗”，自宋、元以来，凡话本皆然，所谓“通俗”，区别于文、史、赋、诗也。今人之作，无论手法如何歧杂不同，皆通俗之作，大众化之作也。但传之于人口、人手后，尽管爱恶不同，但文章之好坏在质在文切合读者之理想、心思与否，不在通俗不通俗、不在派别不派别。《子夜》、《家》等作，即不畅销，亦不失为划时代之作。尔乃诲淫、诲盗之畸形作品，即发数达一百万，人民读后，争讨其所诲，譬如朝露，成败只在一瞬间，赤日一上，即行坠散矣！

古人言：“责人者，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；责己者，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则德进。”又言：“非上上智，无了了心。”吾等俱为发展吾民族文学艺术，又何为而作怒目之金刚乎？高居楼阁者勿笑岩居穴外者，各有自得可也。

人有常称“西方文学艺术”、“东方文学艺术”者，此区分是也。西方文学艺术重在意识描写，状人状物，细致入微，驰骋心理间，当是一大长处。东方文学艺术，状事状态，涵混汪洋，游游跳跃间，亦一大长处。学外者，当以人之长济吾之短，莫守绳规墨矩，刻板摄取，以此而自姿雕，赚取数典忘祖之嫌，非高士也。余试以西方文学艺术之长揉入《水浒别传》中，较之于《水浒》为细，心之所畅，意之所怡，亦有所得也。文学艺术一事，正如人言：“金自矿出，玉从石生，非粗无以求精；道得酒中，仙遇花里，虽雅难以免俗。”人间无有万全事，勿以己之长击人之短，勿以己之短妒人之长，是耶？非耶？

施耐庵、曹雪芹、周树人固是大宗师，但膜拜之余，也勿庸非其言不言，非其作不作。施、曹、周后，吾中华民族焕若紫宸之文学大匠者，安知不辈出也？如余之弩钝，尚可